

吹鼓手

蔡秀词 著

在陕西、河南等地吹鼓手会在婚礼和丧葬的场合出现，但吹奏的曲调显然是不一样的，最显著的特征是结婚的唢呐上系一块红绸，而死人则在唢呐上系一块白布。但本书的主人公讲了丧葬仪式上的吹鼓手的故事，不知是故意蕴涵还是出于别的原因。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吹鼓手/蔡秀词著. —青岛:青岛出版社,2011.1

ISBN 978-7-5436-6880-5

I. ①吹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45014 号

书 名 吹鼓手

著 者 蔡秀词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 (26607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(0532)80998664(兼传真) 85814750

策 划 高继民

责任编辑 杨成舜 E-mail: ycsjy@163.com

封面设计 吴传友

照 排 人民日报青岛印务中心

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16 开(700mm×1020mm)

印 张 12.25

字 数 150 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436-6880-5

定 价 25.00 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免费服务电话 800-918-6216

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。

电话 (0532)80998826

记录者的话

首先要声明的是,我并不是本书的真正作者,充其量不过是故事的记录者而已。而真正的作者在没有讲完故事之前就下了火车。

应该说,故事的主人公下车时我们曾握手道别,由于当时我沉溺于这些不可思议的故事之中无法自拔,很显然在做那些礼仪性动作时,是多么心不在焉。在火车继续前行之后,我才发现忘了让主人公留下地址和电话。我伸出脑袋眺望渐渐退去的月台,心中懊悔不已。

回到家之后,我把这些故事重新整理时,终于发现有些故事并不连贯和完整。不过,它的随心所欲且天马行空反而使这些故事增添了许多神秘色彩。读者可以随意翻开书本从任何一页读起,而不会感到莫明其妙。这就像那些散落在荒滩上的奇石,你可以随意拾起一枚在手中细细把玩,而不需要追问它来自何处。

关于吹鼓手

本书讲述了三个吹鼓手的故事：老师父、师父和我。主人公在讲述故事时年龄在二十五岁左右，讲述的地点是在一辆由南往北飞速行驶的火车上，时间是1988年9月中旬。开始听他讲故事纯粹是为了打发无聊时光，后来由于这些故事太吸引人，我不得不向列车员要来纸和笔，把它们断断续续地记录下来。我清楚记得，那些纸张是乘客点菜时列车员用来记录菜名的。

火车在经过武昌站时，我实在抵不住睡眠的袭击小憩了一会儿，醒后我发觉那些记满故事的纸张少几页，原来是被邻座的一位女乘客上厕所撕去了。于是我和这位肚大腰粗的女人吵了起来，而这个女人正好闲得无聊，所以我就成了她解闷的对象。这让我大受其苦。

故事的主人公是在一个小站下的火车。在他下车之后这个小站便从地图上消失了，因为我查过许许多多列车时刻表，再也找不到那个站名。

吹鼓手是一种古老的职业，至于古老到什么程度，就好比揣测路边一块石头的年龄一样难以确定。在我读初中时，社会上正掀起“批林批孔”运动，我们的语文老师说孔老二就是个“吹鼓手”。当时我想孔子说不定就是这个行业的祖师爷。后来才知道孔夫子鼓吹的是仁义礼智信，与婚丧嫁娶仪式上的吹鼓手不可同日而语。不过据史料记载，孔夫子除教书之外，他另一个职业就是为死人操办丧事的道士，与吹鼓手同时出现在葬礼上。因而人们误

以为孔夫子就是吹鼓手的祖师爷并非没有道理。

我知道,在陕西、河南等地吹鼓手会在婚礼和丧葬的场合出现,但吹奏的曲调显然是不一样的,最显著的特征是结婚时唢呐上系一块红绶,而死人则在唢呐上系一块白布。但本书的主人公只讲了丧葬仪式上的吹鼓手的故事,不知是故意遗漏还是出于别的原因。直到后来我遇到一位湖北人,他告诉我在鄂西北地区吹鼓手是专门为死人送葬的。这让我大喜过望。

在此后两年半时间里,我找遍了鄂西北所有的吹鼓手,却一无所获。那个讲故事的人就像一滴水消失在河里,让人徒叹枉然。

闲话少说,还是言归正传。

目 录



第一章	001
第二章	013
第三章	034
第四章	054
第五章	073
第六章	097
第七章	120
第八章	157
第九章	167

Contents

第一章

讲述第一次当吹鼓手的经历。被女鬼缠住。同老师父交换棉袄。与几个小伙伴在山上听到鬼叫。详细叙述扮鬼汉子的生活。

对于死亡的好奇和追问，谁又不曾有过呢？更何况是那些初涉世事、青春萌动的莽撞少年。不过，在接近“死亡”这件事上，我却比其他人幸运。在我们这个地方，接近“死亡”最多的人，莫过于那些走南闯北为死人送葬的吹鼓手了。

我们这班吹鼓手共有三个人：师父、老师父和我。不过，师父和老师父对生死的看法却是迥然不同。两人的观点往往针锋相对，互不相让。

师父说，人生一世，草木一春，冬天的落叶为的是春天的萌芽。一个人在这里死了就意味着在另一个地方的生，人人都在世间轮回，前世的因结成后世的果，前世的德变成后世的福。

老师父说，人死如灯灭。死了死了，就是一死百了。一个人生于尘土然后复归于尘土。

师父说，一个人若要免受轮回之苦，就得全心向佛，了断生死，走向天国，走向极乐世界。

老师父说，佛者即是觉悟者，他们知道每个人都难免一死，不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，不管你是官员还是平民，最终的结果就是死亡。信徒与普通百姓的区别仅是对死亡的态度不同而已。

师父生于解放之后，在“十年浩劫”中他曾是造反派的头头，方圆数十里一个响当当的人物。“文革”结束后他突然一心向佛，转变之大让所有的人都惊讶不已。师父说，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，一个人生于确信，你最终会死于怀疑。

老师父生于解放以前，他家曾是富甲一方的大财主，家有良田万顷。解



放时他正在天津卫读书。当他回到家乡，发现父亲被镇压，母亲积愤而死，田产被分，就连房屋也被他家那些佃户所占居。老师父一下子从一个富家子弟变成了一个穷光蛋。他被赶到一家祠堂居住。为了生存他当上了一名吹鼓手。此后霉运不断：三反五反、四清、文化大革命，每次他都难以幸免。在经历了人生的悲喜剧之后，老师父自以为已参透生死。老师父说，人终是一死，人生没有什么意义，如果一个人生于怀疑，那他就会死于确信。

在仔细琢磨了师父和老师父的话之后，我觉得两人说的都有道理。我到底该相信谁呢？这正是我的困惑所在。

我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。

我第一次为死人送葬的时候，还没有摸过唢呐。那时我十五岁。记得是秋天，吃午饭的时候，师父过来说：

“晚上有场事，你去不？”

“那就去呗。”父亲说。于是我就去了。

我们是下午后半晌上路的。天很热。我穿一件银灰色布衬衣。衬衣很大。父亲买的。父亲说，大点可以多穿几年。

师父的师父在半路上等我们。走到跟前时，老头儿才从路边的一块大石头上站起来，拍拍屁股。随即有灰尘从身后扬起。

“叫老师父。”师父说。

我胆怯地叫了一声。

老师父并不答话，脸冷冷的，说不上什么表情。半路上，师父说，你学手艺的事儿我还没对老师父谈过，这么撞去，老师父怕是会不高兴的。随后师父又说，管他呢，去了再说。

师父说这话时，我没有多想，我甚至觉得那是他们之间的事。现在才觉得这事儿没有那么简单。很显然，我的突然闯入侵犯了老师父什么。

好在情况有了变化。半晌，老师父将身上的黄挎包递给我，声调儿缓缓地缓地说：

“从今个儿起,这混饭吃的家伙就交给你背了。”

我默默地将唢呐接过来,在手上掂了掂。很轻。我有些失望。我觉得这玩意儿应该很沉才是。

“还不谢老师父?”师父笑着催我。

“谢老师父。”

老师父依旧不答话,走了。我和师父一时愣在那儿没动,竟不知如何是好。多少年来,只要想起老师父,这副背影就会不由自主地来到我的脑中。由于正在上坡,那条宽大的藏青色裤子几乎占满了我的整个记忆,以至我连上衣的颜色都忘记了。接下来是那有些夸张的步态,有些飘忽又有些倔犟,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。

待老师父快要抵达山坳的时候,我们方才醒转过来。师父轻声说:

“走吧。”

于是我们重新上路。

翻过一个山坳之后,前面的山嘴子上露出一个村庄。师父说,死者就在村庄的东头。据说死者是一个年轻女子。悬梁吊死的。上吊之前跟丈夫吵过一架。为么事吵,不知道。

那个村庄,看上去很近,因隔着山,隔着河,走起来却很远。我们花了一个小时才到达。村庄就建在一个山嘴子上,住户不多,仅有十余户人家。房舍皆依山而筑,墙壁均为黄土垒成,布瓦铺盖,橡木结构。户与户之间也不连贯,各围一道垣墙,自成一方天地。门面亦是各一,或向东,或向南,或向西,唯独忌讳北方。通往死者家的是一条极窄的小路,小路极陡,一块石头接着一块石头垒上去。

爬上石阶,上面便是一个不大的场地。场地上,此时搭起一顶帆布帐篷,下面支有四张大方桌子,客人们围桌子坐了,或聊着天,或打着牌,吵吵嚷嚷的,千万张嘴说着,却没有一句听得清。凡来客都发有一块白布,或戴在头顶上,或围在脖子上,任凭各人意愿。



场地的后面便是房屋，里三间，外三间，两边各有一间厢房，中央围成一方天井。我们被安排在外间的屋檐下。一张小方桌，两把椅子。见我们是三个人，东家忙又搬把椅子过来。

落座之后，师父和老师父从黄挎包里各取一只唢呐出来，又从各自的口袋里摸出一只装雪花膏的铁盒盒，打开，拿一颗哨音儿安在唢呐上，含在嘴里吹起来。吹一会儿就停。这叫试音儿。

师父和老师父常在这地方做事，因此有许多人认识他们。有人就过来打招呼，这些人中有问好的，有请去吃饭的。当然不是真请。请吹鼓手吃饭不是好兆头。

这些人走后，再也无话。老师父倚靠在墙上，点燃一支烟，悠悠地抽着，一副很享受的模样。我感觉老师父这个人极怪，在他身上有一种平常老人没有的神态，其中透着威严以及难以接近的距离。为了讨好他，几次想找话跟他说，看看他独自享受的面孔，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。

这时，对面的公路上响起了鞭炮声。有客人到。两人拿起唢呐吹起来，曲目是一个慢板，极舒缓的调儿，一如风中的落英，飘飘然，悠悠然。我没想到，这为死人吹的音乐，竟如此优美动人。使人联想到，那冥冥地府该是一个世外桃源了。

鞭炮声越来越近，一股火药味儿直刺鼻间，呛得我连连咳嗽。所来客人共是四人，其中一妇人尾随于后。妇人跨过大门，突然对着里屋大喊一声：“我的姊妹呀——”亮开嗓子嚎哭起来。

我跟着客人来到里间，抬头就见一口棺材停放在堂屋中央。棺材为白色，并未上过油彩。这表明死者的公婆尚健在。听人说，这口棺材是上过油彩的，原为死者的婆婆准备的。如今白发人送了黑发人，棺材上的油彩被刨去了。此地陈俗：家里老人尚在的话，下一辈份的人死了就睡白棺材。

为何一定要是白棺材呢？我猜想：这许是一种标志，阳间的人和阴间的鬼见了，便知死者是个年轻人，不免哀叹几声。或许是一种羞辱，没完成赡养老人哺育后代诸多义务吧。

前去吊丧的女宾一律坐在棺材两边，数数落落地哭着，一人哭而百人应，坐在两旁的女人齐声大号，声音极为响亮，好像并不全是给活人看的，亦要让死者听见。

男宾则要在棺材前行礼，先作揖，后磕头，再作揖，接着拿起一叠纸钱，在红烛上点燃，扔进瓦罐内烧化。最后，扶起跪在那儿还礼的孝子。

孝子是一个五岁的小孩，由一个大人搀扶在侧。孩子头顶一块白布，布长至两米，长长地拖在地上。孩子立起身来，却一脸苍白，泪水已经哭干，现出空洞的眼神。客人看着孩子，想说句安慰的话，嘴大张着，半晌不能语，只有手在孩子头上抚摸着，眼泪刷刷地往下掉。孩子的声音早已哑，连声“谢谢”都不能回答。

我注意到棺材前面的镜框，那儿有一张照片。照片上的女人仅有三十岁左右，不很漂亮但一点也不丑。这是张彩照，女人的脸上红光灿烂，对每一个来客均报以甜甜的笑容。

此时，这个女人就躺在棺材里。我想知道她此刻的模样，却又没有勇气去看。以至很长一段时间，这个形象还印在我的脑子里，一个劲儿在我眼前晃动。晃动的棺材是透明的，里面清清楚楚躺着一个人。

这个形象折腾了我一个星期，直到我拜师之后还没有好。第七天病情突然加重了，又冷又烧，父亲令我躺下，拿两床被子将我整个儿捂住。我发了一身臭汗，方觉轻松些。晚上，父亲又领我到屋后给那女鬼烧了一些纸钱，他说：

“第一次就给鬼缠住了，往后还够你受的呢。”

师父吃晚饭时过来了，他笑着说：

“第一回跟鬼打交道，生疏，往后相互熟了就好了。”

大山多树木，因而这昼夜的温差极大。吃过晚饭之后，气温突然冷下来。师父叫人送来三件棉袄。我早已冻得浑身发抖，接过棉袄便胡乱地穿上。

过了一会，师父突然说：



“你那棉袄是死人的。”

啊——?!

我浑身猛地一颤，低头看看前襟，发现是大红花布做的。随即，我转身看看棺材前面的黑镜框，那里有一帧死者的照片。果真！那女人真是穿着一件大花布棉袄。此刻她似乎正对我嘻嘻地笑着，像是在说：

“哈哈，你上当了不是？”

我抖索着将棉袄扯下来。老师父则把花棉袄接过去，将他身上那件脱下来给我。我感激地看了他一眼。

老师父穿上花棉袄，扭了扭身子骨，说：

“到底是婆娘的袄子，比刚才那件暖和多了。”

说毕，冲我笑笑。这是老师父给我的第一个笑脸。

我想对他笑笑，却怎么也笑不出。

出殡回来，已是上午十一点钟。师父和老师父为迎灵牌回来，唢呐依然响着。怀抱灵牌的是死者的儿子，那个五岁的小男孩。

灵牌安放在堂屋正中的一张柜子上。柜子很高，村人常用来装粮食的。一个男人将灵牌接了，极庄重地放好。唢呐这时方才停息。

这个时候，堂屋的西墙上正架着一个梯子。一个汉子站在上面，拿着一把铁锯，吃力地锯着一根圆木。锯末纷纷扬扬地飘下来，落得满地皆是。我发现这根圆木正是那女人在此上吊的。

圆木被锯了下来，一个秃顶的中年汉子双手接住。秃顶汉子正背对着我，后脑勺上几根稀稀的头发胡乱地纠缠在一处。不用问此人是个光棍汉，主家请来扮鬼的。此地习俗：非病死者都得请人扮鬼。有人扮鬼，自然有人赶鬼。听人说，人有三魂七魄。一个魂儿守着尸子，一个魂儿去阎王爷那儿报到，听候发落；一个魂儿呆在原来的住处。而那些吊死或投水而死的人，多因家庭纠纷引起，死后鬼魂自然在家捣乱，让其永无宁日。

扮鬼的活儿只有光棍汉才肯干。此人无嗣无后，管他什么鬼不鬼的，只

要给钱就行。自然,请人扮鬼得出好多钱。

秃顶汉子双手一抖,圆木落在肩上,这当儿他转过身来。我大吃一惊。此人我是认识的,他原先就住在我们村里,分田到户之后就不再种地了,跑到棋盘山顶上做起“和尚”来,除收一些香客的饼干点心外,还干些扮鬼、扔买路钱、移坟时装殓死人骨头之类的活儿。据说日子过得挺滋润。

棋盘山是附近最高一座山,从山下爬到山顶需两个多小时。山顶处,南北各有一座小山峰,中间一块方方正正的平地,形如棋盘。而整个山的形状恰似两人端坐对弈。传说,南斗星神和北斗星神曾在此弈棋,那棋弈得胜负难分,数月不能散,坐得久了,便化为山的形状。在那方方正正的棋盘上,原有一座庙的。香火旺盛,信众广布,据说甚是灵验,求子得子,求财得财。庙内原有三个和尚,两少一老。那老和尚却是道行极深之人,熟读三藏十二部经文,年轻时又遍访名师,证得渐悟。后又云游名山大川,偶然间看中棋盘山这块宝地,故结蓬清修于此。其间与当地绅士孔教伍来往甚密,两人谈经论道,吟诗说禅。这孔教伍是个大户人家,家资万贯,为留住这老和尚,就出资在这棋盘山修一寺庙,取名万法寺。

到了一九六六年,红卫兵突然闯了进来,一把火将寺庙化为灰烬。待去寻那老和尚时,发现老和尚已在寺后的空地里坐脱而亡。老和尚说死就死了,倒让那些不信鬼神的年轻人有些发怵,原准备把两个小和尚拉去游乡的,看看,也就走了。寺庙毁了,两个小和尚无立足之地,只好还俗了。

然而寺院的墙壁却是长长的青石垒成,烧掉的只是屋顶上的椽木,那青石墙壁仍然直直地立在那儿。十几年风雨过去,墙壁上虽长了野草,结了苔衣,却是愈显坚强了。更让人称奇的是,寺院的两扇大门依在。那门板该有五六寸厚吧,未成年的孩子既推不开也关不拢的。

自然有许多人想打它的主意,一九六六年一位叫龚三的年轻人,想把门板背回家去,可卸下来的时候,门板轰然倒下,将龚三砸倒在地!三天后人们才发现他,然而他的尸体已被山上的鸟兽吞食得所剩无几了。人们只好重新将那门板安上,以此警示后人。

秃顶汉子是三年前去棋盘山的，他是一个穷光蛋，自然无钱去修寺庙，重塑佛身。好在山顶上有树，于是他砍了些树枝倚靠着寺庙搭了一个茅篷，从此过上了日子。他那张吃饭用的桌子却被安放在寺庙里，上面摆着一个瓦盆，以便人们来烧香磕头。桌上也有一尊佛像，一尺多高，白瓷烧成，街头常见的那种。

我到过棋盘山一次。那是正月初九，尽管香客不断，其实那儿很荒凉，看不出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。不过，那秃顶汉子茅篷上的一副对联却十分有趣。

一二三四五壶酒

十九八七六斤肉

横额是：快活似神仙。

秃顶汉子将圆木扛起，转身向屋外跑去。一个青年人紧跟在后，手执一只瓦盆。瓦盆内盛着水，黄黄的，用桃树枝煎成。传说桃树有镇鬼的作用。我们这地方每家每户都种有桃树，吃桃倒在其次，主要是用来镇鬼，以防鬼走进屋来。刚出生的娃娃，父母就在手腕上缠着一块布，布里包着七根桃树枝梢儿，以防偷生鬼抢了去。

青年人走出大门，紧跑两步，追上秃顶汉子，左手蘸着瓦盆里的水向对方浇去，嘴里则大声吆喝着：

赶鬼哟——

赶鬼哟——

客人们都出来看。我亦挤在人群中间。这个时候已是正午，太阳已近中天。气温在迅速上升，人们纷纷解开外衣的扣子，敞着怀，一边揩着额上的汗渍，一边抱怨这秋后的天气为何如此燥热。我侧转身来，偷看师父和老师父，只见两人仍坐在那张小方桌旁，有滋有味地吸着烟卷，对眼前的一切处之漠然。

秃顶汉子已经走过长长的青板石阶，来到一片田畈中间。那青年人仍

然跟在身后，一边吆喝，一边浇水。由于距离渐远，只能看到有浇水的动作，却看不到水珠了。

那秃顶汉子姓施，名天青，是年三十八岁。实说，施天青除电灯泡似的脑袋瓜外，别处却是无法挑剔的，山一样的块头，鼻子、耳朵、眼睛，一样都不缺。照说如此条件，找个女人是不成其为问题的，可他没有女人。他没有女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父亲。

施天青的父亲叫施占元，此人曾是名震一方的土匪头子。当年在狗脚岭上落草为王，手下有三百多人，长短枪二百余条。有关他的传说甚多。据说，他坐在一张虎皮包的太师椅上，面对手下发号施令，声如洪钟，余音萦绕山巅，三日不散。据说，他枪法精湛过人，百步之内，指着你的鼻子不打你的眼睛。

施占元死于一九四八年，关于他的死传说亦很多，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。

施占元死后，留下儿子天青和一大堆妻妾。施占元的妻妾有十余人之多，据说这些妻妾加起来可以摆三桌麻将牌。尽管施占元妻妾如云，却只有一个独子。解放后，这些妻妾都各奔东西了。

“文革”开始后，施天青自然成了牛鬼蛇神，红卫兵烧了他的两间破瓦房，在埋他老子和他老子数十个把兄弟的坟头上，搭起一间茅篷，让他与鬼们作伴。

人们断定他不出一月就会死的，因为走夜路的人常听到鬼们在那儿打哈哈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施天青并没有死，且越活越精神。有人说，这是他的老子在暗中护佑。

之后，没有人再去找他的茬，他甚至光天化日之下到地里摘玉米挖红薯，甚至在稻场上脱下裤子兜谷子回去也没人管。人们害怕他那双猪卵子似的眼睛，那是只有鬼才有的眼睛。



扮鬼逐渐成为施天青的专利，方圆上百里路的人都来请他。他也逐渐加码，从只管填饱肚子，到如今不给两百元不动步。

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赶鬼这类事，其实这是件很苦的活儿。两百元钱虽不算少，却是血汗换来的。

施天青走的是下坡路。一条田埂接着一条田埂。圆木是松树的，足有七八十斤重，施天青扛在肩上很是吃力，在身后青年人的追赶下，踉踉跄跄地往前跑。突然，“扑通”一声，施天青跌倒了，圆木从肩上滚落下来。那青年站住，望着对方，嘴中依然吆喝着。施天青迅速爬起，重又扛回圆木，继续跑着。此时，他的背部弯曲，成一张弓的的形状，那弓也似有随时被折断的危险。渐渐地，那身影愈来愈小，吆喝声也愈来愈弱。

赶鬼哟——

赶鬼哟——

我总觉得这一切似乎过于残酷，一个女人刚刚从这个家庭消失，为什么急于把她的魂赶走呢？要知道她曾为这个家庭拚死拚活地劳作过，她还年轻，刚去的那个世界又人生地不熟。此刻，她是多么需要一个栖身之所啊！

如今她被赶出了家门，成了一个孤魂野鬼。晚上纳凉或走夜路的时候，我常听到山上“哦哦哦”的叫声。这声音很奇特，老人们说，这就是鬼叫。叫声听起来异常凄切，直如一个妇人低声的哭泣。

有一次大白日里，我就听到鬼叫。哦哦哦哦哦的。那会儿，我正在山上放牛。我们一共有四个放牛娃。鬼叫的时候，我们正在看蚂蚁搬家。有人说：“鬼在叫！”大伙顿时敛默不语。鬼又叫起来，哦哦哦哦哦的。大伙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大气儿不敢出。突然有人说：

“狗日的，我们过去看看那鬼到底啥模样儿？”

话音落后没人响应，大伙依旧屏声敛息地不敢动，说话那娃也不敢站起来。后来那哦哦哦的声音越来越近，慢慢向我们接近，气氛顿时紧张起来。我们吓得连逃跑的气力都没了，只是相互紧靠在一起。最终那声音就飘到我们跟前了。一看，原来是两叶叠在一处的叶子发出的声音。山风一吹，叶子旋